

只有我和我的圣经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伯瑞特博士讲到，神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典型就会试图把神学传统从他们的思维中清除出去，他们以为这样就能直接从神的话语得到一种单纯，不加掺杂的神学。神学院的学生有时候会讽刺地把这种方法叫作“只有我和我的圣经！”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不仅仅是一个笑话。基督教神学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但其实它是多个世纪以来争辩，推测，思索，写作，甚至是政治角力达至的高峰——是一系列数不清的，可想而知的不同形式的争辩结果。学习神学的人如果忽略所有从前的东西，“另起炉灶”，就必然会给基督教和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我们所有这些研读圣经的人都是为数众多的政治和学术运动的产物，而在圣经写成的时候，这些运动都是人想也没有想过的。你几乎就是你能想得出来的各种“主义”彼此不同、互相冲击的产物，包括诸如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浪漫主义，黑格尔主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自由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我们很多人并不清楚所有这些运动到底是怎样影响了我们的思维。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大部分的旧约圣经看起来如此奇怪，如此难以理解，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运动对他们的影响。旧约圣经作品对它们原初的读者来说是很容易明白的，但它们是建立在我们很多人完全不熟悉的前提上的。一个当代的人，如果不了解旧约经文表明的神学传统，研究的时候就可能落在谬误之中，情况常常也确实如此。

所有这一切的要点就是，我们如果忽视教会过往的传统，我们自己就要风险自负，教会也会遇上危险。正如我们这一课指出的那样，“我和我的圣经”这种方法已经带来了今天在西方更正教会里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离经叛道。